

有關疆界的服務

從依納爵資料中透視

朱蒙泉 譯¹

依納爵身處於新的疆界——不論是意識型態、政治、宗教理想——漸漸形成的世代；然而更重要的是，當他閱讀基督生平平行實時，他內在的疆界——他偉大和虛假的意願——傾倒了。從此，他渴望置身於任何限制、種種困乏、貶抑人格、缺少符合人心條件的環境中服務。而在疆界服務，也成了依納爵培訓會士們的優先關切、重點與目標。本文整合了依納爵資料，從而提供了我們重塑內在完全更新的一些參考點，進而把在疆界服務視為自己迫切的需要，值得參考。

譯者前言

「疆界」（Frontier）是本文作者多次應用的名詞，其意義之廣闊及高深是譯者無法完全表達的。因為原意包括物質和心靈方面的疆界，可能指國境、障礙物、前線、圍牆、隔閡、需要、知識尖端、研究前鋒、心靈皈依……若綜合地來描述，也許可以

¹ 本文譯者：朱蒙泉神父，耶穌會士，曾任中華省省會長，在美創立「輔友協會」，並在美、加、台、港、澳推展夫婦懇談會至今。本文譯自：Ignacio Iglesias, "Service at the Frontiers in Ignatian Sources", *Review of Ignatian Spirituality*, Volume 27, Number 81, 1996.

如此表達：疆界是複雜而頻繁交往的地區，因外在的劇變引起當地人內心的危機，有時為改變現況，有人故意引起危機的發生，因此可能成為福傳的一種策略。

一、在疆界服務可作為牧職的個人動機

我們把依納爵個人的經驗當作參照點。若是不瞭解這經驗，就無法瞭解有關依納爵身為基督徒的許多重大事件；我們無法瞭解他本人使徒願景與成就，以及耶穌會的願景與成就。

這一理念可由《神操》中見到²，也可以在耶穌會的《會典綱要》和《會憲》中見到。

(一) 依納爵的經驗

依納爵的經驗是 1522 年在羅耀拉開始的。這時代的特色有二：一方面因新大陸的發現，突破了孤立的文化和種族間的界線；另一方面，新的疆界——不論意識型態或政治和宗教理想——漸漸形成。

當時受了創傷和屈辱的依納爵回到羅耀拉，他曾為保護政治疆界作了奉獻，且仍然沒有放棄征服他人的野心。

當他閱讀基督生平實時，他個人的疆界傾倒了。這疆界是他偉大和虛假的意願。他忽然見到這疆界的破裂，天主侵入了他的內心。他開始變化：由盲目至願景、由一種視野至另一種視野、由無信仰至信仰³、由舊的看法至一切看來都新的⁴、

² 《依納爵自傳》99。

³ 《自傳》6, 7。

⁴ 《自傳》30。

由孤立至相逢，以及由有限的經驗至開放延伸。每件事物似乎都是新的，也的確如此。

依納爵從這繼續在茫萊撒擴展的經驗中，採取了最基本的信念：天主是自我通傳的，天主是直接地在工作，不需要任何外在中介或限制，更不需要過濾，天主毫無保留地自我給予⁵。從此以後，依納爵充滿激情的努力對象，不再是領土或政治疆界的擴展，而是人心所定的疆界：在天主面前自足和自動⁶。這是依納爵活動的場所。

皈依（依納爵從未用過的名詞）意謂跨越疆界：在人內的堡壘順服了，旗幟更換了，忠貞的對象也改變了。人不再努力主宰自己的生命⁷，而向吾主奉獻自己⁸。依納爵在羅耀拉和茫萊撒的經驗，帶給我們獲得一個基本結論的重要方法：人類的主要疆界不是別的，而是無信仰或信仰脆弱的疆界，這疆界是把自己和天主以及其他男男女女分開（其實天主還是臨在並活動著）；人類的盲目、無知、愚昧、冷漠、抗拒的疆界；虛無的疆界，以及否定生命的疆界⁹。

依納爵的經驗在茫萊撒加深了。他默觀天主注視全球的人類，或各自孤立、彼此戰鬥；或自我防衛，每人都生活在卑鄙自私之中。天主便決定「讓我們救贖人類」¹⁰。為依納爵而言，這經驗是決定性的。從這時開始，他置身在人類現實的疆界上，

⁵ 《神操》[15]。

⁶ 訓三 5。

⁷ 《神操》[189]。

⁸ 《神操》[96~98]。

⁹ 參：若十七 2~3。

¹⁰ 《神操》[102, 108]。

並為休戚相關的普世而努力，這種意識帶給他新的看法。從此他開始瞭解天主是誰，他的使命是什麼。他堅信一定會後繼有人來分享這看法：「只要天主願意，在這道路上我們將會有仿效者」¹¹。

從這時開始，協助人靈的意義將是與天主一起下降到那些人，為相反天主和他人所築起的疆界、死亡的疆界，以及向生命打開這些疆界。這生命是「他們認識祢和祢所派遣來的那一位」¹²。

依納爵後來用一句話來濃縮「協助人靈」的意義，就是「傳遞信仰」（Propagation of the Faith）。十年之後，他再加上一句：「保衛信仰」（Defense of the Faith）。這二者都和疆界有關：前者為擴展疆界而努力，後者是疆界受到攻擊時而自衛。依納爵絕對不會放棄最終又有決定性的人性的疆界：在於信仰和缺少信仰之間的疆界——雖然未達到這目的，他當費心出力於鄰近的疆界，如：貧窮、不義、失去自由、損傷人權等。

神操正是在這樣的方向上準備人協助人靈。神操的效果是提供人剷平障礙或取消疆界的經驗，如此使做神操者內心獲得釋放、自由，放棄自愛¹³，擴展界線（Magis），甚至把障礙完全消除。使人心分裂的「兩旗」之間的最深疆界需要¹⁴被「我要並願意，這是我自由的抉擇」¹⁵所克服。一旦整合完成了，做神操者可以冒突破更遠疆界的危險。那就是選擇。

¹¹ 《會典綱要》6。

¹² 參：若十七 1~3。

¹³ 《神操》[189]。

¹⁴ 《神操》[146~148]。

¹⁵ 《神操》[98]。

(二) 重塑內在完全更新的新人

事實上，依納爵的經驗並不給人超越疆界的具體策略，而是重新塑造內在完全更新的新人。他渴望置身於任何限制、種種困乏、貶抑人格，或僅僅缺少符合人心條件的環境。人們對於擅長組織的依納爵的錯覺還是長久留存著，認為他是一位領軍帶兵的策略家。事實上，當目標轉移、疆界改變時，他遇到變化萬象的光景，有時不免也感到迷惑。遇到這種情況，他無法未雨綢繆，而當隨機應變。從他個人的經驗中，他決心要栽培一批能「為近人的得救具有強烈渴望」的人¹⁶，因而促使他們冒人生中千變萬化的疆界境遇的危險。

在這栽培過程之中，其中一個原創的特色是，一旦受培育者心火炎炎，就直接派遣他們到疆界去，讓他們感受到疆界中豐饒和嚴厲的未經淬煉的經驗；由此評估他們個人對經驗的反應。「試探」是依納爵教育法中一個重要部分，以它的本質來說，就要把這人置身在「未知的疆界上」。從初學開始，耶穌會士當在極端的環境中，顯示出「他是誰」和「他的本質」¹⁷。這些極端的環境要求受培育者考驗他們的技能、恩寵和信仰，並發揮到極限。

不但如此，如果誰要把別人從限制他們的疆界釋放出來，他必須向普遍性的美善開放，並視之為個人人性釋放的良機。

(三) 在疆界服務

在疆界服務，挑戰每個人和真正作為使徒性的團體。其次

¹⁶ 引自：1547年5月7日給讀書修士的信。

¹⁷ 《會憲》[66]。

才論到法律、規則、準則、計劃和策略，這種服務促使並勉強耶穌會士，恆久生活在人類歷史和疆界變更的滄桑之中。

依納爵用詞中最接近「疆界」—依納爵沒有應用過—的術語是「需求」。需求包含限度、窮境、缺乏和空虛。基督徒詮釋這「需求」是對自由的召喚、默觀的邀請，以及相遇的召叫。需求是人類存在的基本層面。人類的情況無可避免地包含受限和困乏的經驗。這經驗有時使人孤立、疏遠或受到壓迫，但是同時亦可能是對默觀和相遇的召喚。人類在文化、宗教、社會或其他方面最偉大的成就，充其量還是不足的；這些成就距離理想還是相當遙遠，他們還在尋找別的成就。一旦人類開始自足，他就建立疆界，把自己關閉起來，結果無異走上自殺的道路。

尋找並發現從福音立足點而來的意義深遠的疆界，成為依納爵傳教活動的表徵。這福音尋求全人的福利，並注目於最深的需求¹⁸，這裡成為其活動的場所¹⁹。他在跟隨基督的道路上，清楚選擇謙虛和卑微的地位²⁰，也是他渴望與基督一起，處在他所能發現的人類最惡劣的情況中。在最深層面來看，既然依納爵切願與基督同處在這環境中的渴望如此強烈，以致於他絕不願用結構來限制一位耶穌會士的生活。這會限制隨時待命和迅速答覆需求的機動性。同樣的原因，使他不願接受教會的爵位、福利和責任²¹。

¹⁸ 瑪十一 2~6。

¹⁹ 《會憲》[622]。

²⁰ 《會憲》[817]。

²¹ 引自：1547年3月2日給 Miguel de Torres 的信。

這類推論令他要求全體會士對教宗表示特殊的效忠，因為身為基督群羊的牧人，對疆界需求比任何人都清楚²²：

「我們如此決定，將我們的判斷和意願馴服於他（教宗）的判斷和意願，是因為我們認為他對基督宗教全體合宜的需求最為瞭解。」

（四）不斷超越自我

總之，一旦發現了疆界，或因聽到教宗的指示，會士置身其中，開闢新領域，克勝障礙，這將不是征服²³、操控、侵略或任何暴力的手段，而是懷著尊敬，與在人類心靈中臨在和工作的天主合作，與天主在正在消失的疆界中的行動合作。每人內心擁有天主聖神的大能，打碎自私的疆界，毀壞在人內心深處自我的障礙。從這觀點來看，我們能夠瞭解依納爵看重渴望、聖神工作的重要性，它引領人不斷超越自我。

這也是為什麼為耶穌會士而言，若要從事疆界工作，必須具有分辨能力的基本理由。這能力使他「與最高的上智和聖神的引領取得共鳴，天主聖神必定有效地引導我們在一切事上作出正確的結論」²⁴。

總而言之，在疆界的服務，可作為人格特質的一個幅度，也可視為人內心的需求，去默觀生活在極端困難的人，以及與他/她在其處境中相遇²⁵。歷史為天主所充滿，也被詮釋為一

²² 引自：1538年11月23日給Diego de Gouveia的信。

²³ 依納爵在《神操》[93, 95]等處所用的「征服」這個詞字，不應以「軍事行動」來了解。

²⁴ 《會憲》[624]。

²⁵ 斐三 12。

種召喚。人的答覆是人準備好為相遇、臨在和獻身的一種奉獻。

一旦聽到人內心需求的吶喊，耶穌會士立即出發，離開自愛、私願和自利。他在自身最深的貧窮為天主所尋獲的經驗中，向自願優先選擇人類生活中的貧窮敞開。貧窮在此指的是各式各樣的貧窮。這可能指「服務疆界」和「優先選擇窮人」兩種不同的經驗，但有時這兩者可能是二而一的。

二、在疆界服務和使徒工作的目標

當依納爵內心動機是「巨大又愚蠢、為爭取榮譽的意願」²⁶時，他正在建築疆界。從天主侵入他的疆界，發現自己被天主圍困，卻又感到被釋放時起，他的視野打開了，能像天主一般「環視地面，看見地上所有的民族」²⁷，像他自己過去那樣，自閉在無數疆界—奴役、需求和罪惡—之內。他內心充滿渴望拯救近人的熊熊熱火，也就是渴望拆除這些疆界。

顯而易見地，此時，地理疆界立刻消失了：「毫不逃避或推諉，只要我們做得到，前往他們派我們到的任何地方去」²⁸。

他的新辭彙，如：幫助人靈、為近人立善表、神聖服務等，表達他置身世界和在其中工作的新方式。這變化在依納爵自身，隨即在他的家人中發生²⁹。繼而發生在他前往蒙賽拉路上面對穆斯林時³⁰。在茫萊撒，他的意向日漸堅定。雖然仍是一

²⁶ 《自傳》1。

²⁷ 《神操》[102]。

²⁸ 《會典綱要》[4]。

²⁹ 《自傳》11。

³⁰ 《自傳》14~15。

個內心的秘密，這意向是具有全面視野地前往耶路撒冷朝聖³¹。

當時疆界正在劇變的改變，人類關係的情境也是多面向的。後來他在巴黎和同伴們分享這個發現。1550年起，他們能夠看到世界地圖。他們在四項主要關切的光照下深思：「在我們聖召範圍中力求中悅天主，實行天主的旨意」³²。

(一) 第一項關切：保衛信仰和傳播信仰

第一項關切可用《會典綱要》中的兩個表達來指出：「保衛信仰」和「傳播信仰」。若以疆界的涵意來表達，則是「抵抗入侵者」和「擴展疆界」。

依納爵解釋如下：

首先傳播福音：「……向土耳其或其他無信仰的人，如印度群島的人」，「特別注意如印度等區域，在那裡莊稼已經成熟了」³³。

異端：「……或處在異端或裂教之間」³⁴，例如：「……協助印高斯達大學（University of Ingolstadt），或在全德國，使信仰保持純正，服從教會，最後推行穩固和健全的教導和善良的風俗」³⁵。

基督徒的培育：「……或任何有信仰的人」³⁶。這是信仰無知的疆界（半信半疑，信仰薄弱），依納爵本人在皈依的初期，自

³¹ 《自傳》31。

³² 《會憲》[1]。

³³ 《會典綱要》[4]；《會憲》[621, 750]。

³⁴ 《會典綱要》[4]。

³⁵ 引自：1549年9月24日給派赴德國神父們的信。

³⁶ 《會典綱要》[4]。

我關閉在這種疆界之中。這成了他在亞加拉（Alcalá）過程目標中第一步，這時他仍然在更新基督信仰的前幾個階段，也缺乏培育。這一目標在會憲綱要中用「孩童和未受教育的人」來表達。這點也成為顯願神父發聖願內容一部分³⁷。更有甚者，依納爵日後對派遣作使徒工作的人所作的指示，也包括這一點。

1550年發願誓詞提到這一點的結果。後來，依納爵更以建立學院來推展接近這疆界。最初的對象只侷限於耶穌會的候選人，不久即擴大受惠者的範圍。進一步地，排除了教育法和內容中的限制，這也是一種疆界。目標則是以全人培育作為核心。教育法和內容設計是為使信仰在文化中和透過與文化相遇而呈現出來的一種方法。學院即毫不保留地、審慎地擁抱這文化。

最後，依納爵對基督徒培育疆界的行動，包含對可造之才的訓練。這訓練包括：辨別神類（決定疆界），促使有選擇自由的能力（克服疆界），在一切事上找到天主（剷平疆界），以及許多實用的技巧，使人能在疆界上運作。

（二）第二項關切：愛德

第二項基本的關切：愛德。這與信仰無法分離，因為愛德是信仰更完整的實現。為此，在依納爵基督徒生活發展的最初時期，在他跟隨上主的第一個時期，即置身於人類貧窮和邊緣化的疆界上，而人類的自私是一切貧窮和邊緣化的根源。最初，他努力在自己身上藉著克苦消除這些根源，因而透過服務做為別人的善表。最後，他逐漸由自身向外轉移，對生活在極端困苦的人，以無償的給予和愛心來消除自私。

³⁷ 《會憲》[535]。

這種直覺是如此強烈，以致初期耶穌會士認為置身於貧窮和邊緣的疆界，要比當時一般修會生活視為首要的公念日課和莊嚴的禮儀更為優先³⁸。遭受不幸、坐監、患病，只是耶穌會士促使天主全然的仁慈和憐憫臨在於可見的疆界領域的開始。

依納爵和最初的同伴恆久的實踐，成為耶穌會基本法律的一部分，成為耶穌會歷史恆常的特色，在我們的時代又正式地再次肯定。明顯地，它在歷史中歷盡了滄桑，也的確在耶穌會清楚陳述的、以福音為基礎的原則，與某些父權主義者的實踐，包括依納爵本人之間，表面上似乎相抵觸。有時，這樣的設計無法持續，必須按照當時的歷史背景來解釋，但這並不妨礙一脈相承的主流，在這疆界上的服務，直至今日。

（三）第三項關切：政治和文化的權力中心

以上所提出的兩項關切，與在疆界的直接服務有關。但是依納爵在他內心的所喚起的朝向疆界的使徒工作，也是一種直覺，他必須間接地和為長遠的目標工作。因此，第三項關切是政治和文化的權力中心，因為它們能夠造成疆界或撤銷疆界，能夠推行不公平的歧視（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基督徒國家和東西印度群島，北方和南方之間等等）；或是促使文化之間平和的交換，鼓勵私人的利益或公共福利³⁹：

「利益越普遍，也越神聖。所以應優先的是那些重要的人和地方，因為他們既然有進展，便能促使追隨他們的榜樣或被他們管理的人，也向前進展。這樣協助重要的人

³⁸ 《會典綱要》[5]。

³⁹ 《會憲》[622]。

物和公職人員（或世俗人，如王侯、貴族、政府長官、法官等，或是教會高級神長），或協助有學問及權威卓越人士，這都是為了重要而普遍的利益。為了同樣的理由，龐大的民族，比如印度，或重要的都市，或人文薈萃的大學，都當率先協助，可能轉而協助他人。」

這一直覺催促依納爵在其人際關係中一混和著智巧和勇氣、禮貌和深厚的關係—與君王、總督和其他大人物交往，包括那些他不熟悉的人。在他稱之為「濫用權勢」於實際人性疆界的情況中⁴⁰，他介入為能除去它們。只要閱讀他和當權者的通訊，就能對他的意圖一目了然。

（四）第四項關切：在疆界中服務的使徒性推動力

最後，第四項關切是催迫依納爵在他在疆界中服務的使徒性推動力。它以三個面向來推動依納爵朝向「教會」。

教會為人所左右，很可能只關心自己，且自我封閉。因此，它在自己內部和周圍築起許多圍牆。它變成統治的團體，更甚於接納的團體，陷入了人類權力的政治。這違反了耶穌的願景。依納爵試圖克服教會和世俗權力之間的張力，而他的確多次以中介的身分出來調解。同時，他像當時大多數的基督徒一樣，無法逃脫延伸出來的矛盾。例如，他曾考慮而且計畫為了再次征服聖地，不惜鼓勵教會用世俗暴力方式參與戰鬥⁴¹。

教會有自己的疆界，這是人性的軟弱和教會對福音不夠忠

⁴⁰ 《自傳》89。

⁴¹ 引自：1552年8月6日給 Jerónimo Nadal 的信，同時副本給皇帝查理五世。

誠的結果。依納爵對這現象採取不同的態度，他以個人投身的觀點來看，以福音為基礎，更細膩，並且付出更大的代價。他並不發動改革運動，卻開始用生活來表達，也教導別人採用福音的路線去生活。這無疑是他最重要的貢獻，並且超越了幾世紀以來教會按照公民社會分等級的觀點、組織而造成的分裂⁴²。

最後，第三種疆界是在教會的生活和活動中，所引起影響深遠的衝突，如：疏遠、害怕、傲慢、優越感、防衛和定罪，為教會所採用，與人類的文化和特殊的文化相關。這在依納爵之前已經開始，在他的時代更為強烈，並持續成長直至今日。因為教會過於認同協助塑造她的某種特殊文化，當她面對環繞於她的人類文化的整體時，反覺感到不安。

依納爵深信天主臨在於新人文主義中，正如天主曾臨在於原始的人文主義一般，兩者同出一源。方濟·沙威在亞洲和首批赴美洲的會士，對當地文化表示欣賞。依納爵未能有足夠的歲月推論出所有的結果，但他開啓了許多門戶。他開創在每人身上尋找並找到天主的靈修⁴³，同時教導人在具體生活中尋找並找到天主的分辨方法。

三、在疆界服務和使徒性策略

《會憲》的第七部分提出使徒性策略普遍性原則之後，依納爵還對特殊使命，尤其是情況非常獨特時，提供明確的指示。這些不是法令，而是指導方針。目的是為使那些被派遣者能按

⁴² 參閱：1546年初給 Dr Pedro Ortiz 的信。

⁴³ 《會憲》[618]；《神操》[237]。

具體的情形，隨機應變地分辨和應用⁴⁴。即使《會憲》中基本思想的簡短摘要，以及使徒性策略的指示⁴⁵，仍需注意以下幾點：

（一）充分收集有關當地（疆界）需要的資訊

會士被派遣之前，當收集有關當地（疆界）需要的資訊。換句話說：用基督徒的眼光，根據福音價值觀，分析將被福音化地區的人性現實情況。我們會感到驚訝依納爵對遙遠而文化差異又大的地方，竟有如此廣博和詳細的資訊。他依據這樣的資訊，給予被派遣的會士完整指示⁴⁶。促使他如此做，是因為「為使派去各處的會士更容易且更安全地幫助人靈的需要」⁴⁷。依納爵的使徒策略有三項基本因素：有真正的需要；衡量受派遣者可能遭遇到的危險；如何儘快而有效地答覆。

（二）意識到自己是微小的修會

耶穌會清楚瞭解並研究將要投入的疆界之後，還得意識到自己是微小的修會，如聖保祿一般感到低賤與卑微，他說：「對一切人，我就成為一切」⁴⁸，實現了降生與躋的自我空虛，闊步地走進人類的生命。從一開始，耶穌會就有慈善的撒瑪黎雅人的特色：孤兒、囚犯、病人、妓女、受迫害的猶太人，都成為初期耶穌會服務的對象，如同聖經所示。依納爵花了不少

⁴⁴ 參：1554年8月13日給 Peter Canisius 的信。

⁴⁵ 參：1541年9月給 bröet 及 Salmerón 等神父的信。

⁴⁶ 《會憲》[612~614, 629~632]。

⁴⁷ 《會憲》[618]。

⁴⁸ 格前九 22。

時間和精力實行慈善的撒瑪黎雅人的工作。這方面的努力，與其使徒特色、態度與方式結合在一起，已經成為持續性張力的來源。這張力幾乎是耶穌會的本色。

依納爵給參加特利騰大公會議的同伴們提出一系列符合福音精神的傳教工作。當他們在討論神學問題的同時，與會者不斷為老百姓和被疏忽的人們的靈修需要服務、行哀矜、為病人服務。

生活的整合，是每位耶穌會士的課題。他的神學知識當被孩童和文盲所瞭解；他與人的接觸帶來的社會影響，必須與他為低賤和卑微所作的見證，以及與維持某種距離所揭露出對福音真理的激情並肩而行。因著透過克服自己人格的疆界（克己），整合如此不同的層面，他能夠在不同世界中往來，把它們整合在一起，因為這些不同的世界把人和人類歷史弄得支離破碎。

（三）謙虛地服務整體的「人的主體」

耶穌會士選擇服務的基本準則，是抱著謙虛的心去服務視為整體的「人的主體」。當他們注意「為天主愈大神聖光榮和更普遍的利益」時，他們作以下的思考⁴⁹：

「首先，本會會士既然能以其工作爭取人心靈的益處，也能以實行慈善和愛德的工夫謀取人身體的益處；還能在為他們更完美或比較稍欠完美的上幫助某些人，最後，也能在本身更好或稍差的事上幫助他們；倘二者不可兼得，其他的條件相同，前者（心靈）常應比後者（身體）優先去作，更大完美比較稍欠完美、更大利益比較更少利

⁴⁹ 《會憲》[623]。

益為優先。」

依納爵發現教育的影響力之後，幾乎抱著快速感染的熱情去接納它，因為教育對全人整合有其功效。

(四) 面對面的會晤

在疆界的服務等同「個人的會晤」：依納爵自己就是主要的說明者，闡釋一對一，面對面的會晤如何具有決定性，福傳是一個個人性的過程。

依納爵是一位天生的交談者。他相信交談是深度福傳的工具。即使《神操》也應當算在靈修交談的概念裡面。他的交談可以如此描寫：

「他多聽，少說（長久聆聽，且興趣盎然）；他對人尊重，自由地表達愛情（尤其對異端國家表示愛意）；接觸頻繁；交遊廣闊（渴望善的，受人愛戴）；熟悉的面對；福傳時強調積極面；無宗教狂熱；努力遵守當地風俗（不去破壞當地人民重視的事）；隨機應變（因人制宜）；溫和地改革。」

其實，這些和許多類似的事描述出建基在耶穌的福傳全面進程，而非一種策略。但在福傳中，表達福音真理的個人風格，以言以行消化福音，可能比福音的內容更為重要。

作為一種策略，「會晤」瓦解疆界，不藉由暴力，而是交換，透過給予與接受、透過慷慨具體地自我奉獻，以及深度的友誼。如此的進程已經邁向本土化的方向。這可能離更廣泛的本土化時代不會太遠，本土化將顛覆教會已慣於處之的安全感和膽怯心態。這教會已與某一種文化，某一種舒適社會的特殊型式太過認同。

在這脈絡下，依納爵寫信給加尼削（Peter Canisius）說：「我

向會內幾位有資質學識和正確判斷的神學家請益，他們對德國特別愛護」⁵⁰，這似乎是一種慣例。有人已判斷它是反對基督徒合一的（anti-ecumenical）。但我們正面對一系列新教發展的方法。這是依納爵提出的建議，希望加尼削與至高無上的皇帝討論，當時普遍的信念是「宗教隨地區（皇土）而異」（cuius regio eius religio）⁵¹。

（五）分辨的運用和啓發

與我們的時代相比，在依納爵時代，以文化的觀點來看，福傳是相對的簡單。然而，可能對疆界情況的回應是如此巨大，以致於依納爵認為一種普遍性的計劃是不可思議的。為此，按照天主要求祂的受造物合作的原則⁵²，依納爵生活出、並且鼓勵分辨的運用和啓發，雖然他相信「天主的照顧和聖神的領導，教我們在一切事上選擇更好的」⁵³。

（六）在行動上實踐，而不是在文字上表達

最後的策略，是依納爵在行動上實踐，而不是在文字上表達，那就是在福音準則的光照下，在教會內心懷「與教會聖統關係當抱有成熟和負責的態度」。這是十分清楚的，依納爵在這脈絡中懷著愛的態度前進。但他也十分清楚，他的愛要求他主動地協助教會，使得教會能精確地、更深地置身於人性疆界之處。這是教會的創始者派遣她所在之處，以便能拓展這些疆

⁵⁰ Laínez, Salmerón, Olave, des Freux, Polanco.

⁵¹ 參：1554年8月13日給 Peter Canisius 的信。

⁵² 《會憲》[134, 814]。

⁵³ 《會憲》[624]。

界。

小 結

依納爵和他的同伴冒著很大的危險進入這些疆界，還以此為居所。如果今日我們鼓勵廣泛的宗教、文化和社會交談，不可以忘記冒險和絕對的創新性。這些嘗試需要機智和忍耐。至於教會內部的關係，真是困難重重。

結 論

在疆界服務是一個目標，惟有那些透過與天主往來深度的個人經驗，受好培訓的人才能成功地實現。這深度的經驗必須活出剷除個人內心疆界、完成內心的和解和整合的經驗，同時感到需要走出自我，自由地與人交往。

疆界的情況不會產生這樣的人，反而要求他們至少到某種程度的裝備。依納爵優先的關切就是培訓這類的人。這解釋了對耶穌會士而言，當把在疆界服務視為自己迫切的需要。這種需要強迫他有時置身於高風險的情況中：必須獨自決定具體的目標（為此他接受大略的指導方針）；獨自找到合宜的策略（為此他有為幫助他分辨和細察的準則、清單和技巧）。希望周圍的人能告訴我們：耶穌會過去如何應用這些參考點，將來如何繼續照規進行。